




大学生作文选

中国写作研究会安徽分会编

The cover features three black silhouettes of people walking from left to right. At the top left, a small silhouette of a person is partially cut off by the edge. Below it, two larger silhouettes of people in suits are walking together. At the bottom, a silhouette of a person with a shoulder bag is walking. The background is plain white.

大学生作文选

中国写作研究会安徽分会 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2年 合肥

责任编辑 韩舞凤
书名题签 吴伯箫
封面摄影 炉 华
扉页设计 陈焕然

大学生作文选 中国写作研究会安徽分会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375 字数：181,000 印数：115,000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2·915 定价：0.64元

目 录

鱼鹰曲	蒋维扬(1)
滁菊的回忆	杨连成(7)
老树新枝	伍先翔(11)
人桥颂	焦炳灿(17)
晨之光	闻金祥(22)
两个穿皮鞋的山里人	王海燕(26)
山神茶	王首程(31)
月 芬	刘振维(34)
祖 母	黄 琼(40)
美国同学	
——记美国留学生在我校的学习生活	熊 钢(45)
看山女	汪海潮(49)
山村女教师	陈效民(53)
房东大娘	潘柳松(59)
大 妹	余春树(65)
苗家女	张秉衡(69)
她在高考落选之后	洪山菊(74)
山寨黎明	牛传麟 姚多友(78)
南漪湖晨曦	张秋实(81)
家乡的魅力	戎航明(86)
乡村月夜	李景钰(90)

青青的橘树	祁述裕(94)
在那遥远的地方	张武扬(102)
昨天与今天	韩雅华(109)
山花丛中的琴声	岳刚(114)
龙舟会	周培玉(119)
月亮	薛贤荣(124)
竹林曲	凤群(129)
珠乡拾梦	沈天鸿(133)
写在春天里	黄元访(139)
一件小事	施凌平(143)
灯	丁视平(146)
花鼓声里报春晓	沈翎(150)
啼雁声声	方雪松(155)
采菱	沈天鸿(159)
金秋的笑声	吴坚李(163)
小街神思	胡必健(167)
江波思潮	徐劲华(173)
悠悠寸草心	睿凡(176)
信念	赵山林(179)
起来行	尉天骄(185)
岳麓红枫	程新国(189)
猴子观海	鲁茂海(193)
登泰山	李宁(197)
巢湖漫游	项书林(201)
天柱足迹	朱万曙(205)
艺苑奇葩	
——关于电视剧的一封信	潘军(209)

在美的世界里	张有怀(215)
盛开吧—— The Flowers of china.....	李向伟(221)
徽墨飘香	
—歙县徽墨厂记行	张俊杰(225)
铁 画	刘志宣(230)
肝胆管内的来客	韩 杰(233)
万花凋零菊犹香	黄清龙(237)
从“艾青想喝卤水”谈起	吴章胜(241)
切莫自暴自弃	余炳荣(245)
爱情的赠礼	部 磊(249)
步移景换 两两映衬	
—谈杨朔散文《海市》的艺术特色.....	夏修金(252)
我最爱读的一篇作品	张 毅(257)

鱼 鹰 曲

安徽大学中文系七七级 蒋维扬

我童年的最早的记忆是让鱼鹰给衔来的。刚记事时，见过几个挑鹰船的从家门前的石板街上走过，三三两两的鱼鹰在船梢儿铁铸般地栖着。“啾啾”地吓它，甚至用小土块掷它，它都耷拉着眼，懒怠动。从那时起，我便知道世上原还有这等又丑又笨的呆鸟。

前几天，一个偶然的缘分，竟使我有幸领略放鹰的情趣。原来在我们淮北，鹰船大抵有两种。一种是两只小船并排儿扎着。——说是船，嫌小了；说是鞋，嫌大了。放鹰的分腿一站，象站上两片苇叶。另一种是单船，也是两头儿翘的，瘦、尖，不过将就着却能多带一个人。我因为采访需要，恰恰碰上了这种船，你说是不是缘分？

况且主人又是好脾气儿，一说便成。他三十出头，说就说，笑就笑，可爽利。他把我让在船的尾梢。可我很快便不安：即令在这里，我还是太妨碍。鱼鹰，大名儿鸬鹚者，一共四只，不在船内，全蹲在船前梢向两边伸开的鹰架上。齐刷刷的，又是纹丝不动，又是迷离着眼，铁灰的长喙锐利地钩着，腭下的皮囊别别地动。刚巧有一只转过脸来，将头插进光滑的黑缎子样的翅里，那颈儿便画了一道柔美的曲线。客人来访，这些鸟儿眼皮也不肯掀一掀，不由得人不嘲笑它

了：鱼鹰鱼鹰，你也真真“愚”得可以！

论节气过了霜降，小河清明得透亮儿。没有风。水，象油，又滑又平。主人将篙一点，小船便刀子一样裁开水面。

想是嗅到河水的腥味儿了吧，那只鹰慢吞吞地探出脑袋，张开翅，“呼呼”地扇了扇，露出几根剪过的老翎。

“哎，你瞄瞄咱的‘黑老雕’，帅不？”主人冲那只鹰抬了抬毛茸茸的下巴。

这话问得好突兀！乍一听就象他有满肚子话，一没捺住冒出来的。我笑了：我哪里懂？

他岔开两只指头：“它跟了我八年，老伙计了！”

“八年？”我不信，“那它多大了？”

“八岁呗！”青年人笑着，“不怕你笑话，打母鹰下蛋时，就是我从屁门里接出来的。”

他说鱼鹰这东西，金贵得很。母鹰自己只下蛋，不孵。要孵得找老母鸡。孵一窝得个把月。这中间照管的人睡觉不敢脱衣，端碗不敢离步儿，眼睛都有熬瞎的。小鹰出壳了，得鱼呀肉呀地喂。“黑老雕”便是他理料出来的第一只鹰。又是公的，劲儿大，还可死口。有一回它咬住一尾二、三斤重的红鲤鱼，给拧出了满嘴的血，到底不松。他还说，放鹰的有句话，叫“高师难放九、十月。”这时节，鹰子又要逮鱼，又要换毛。因为要它逮鱼，不敢喂饱，可又怕饿了它，换不好毛衣，下水冷。

他越说越来劲儿，止不住似的。我问他放了多少年鹰，他说：“十二岁初学，今年三十一，你算算吧！”问他祖上是放鹰的吗？他拍拍船帮儿，慢慢儿说：“别看它荡呀荡的，荡走两辈子人了！”

船行到这里，河水愈见得清平了。云朵儿浸在水里，顺

着边儿象能描下来。“黑老雕”“嘎”地叫了一声，旁的鹰蹬了蹬精瘦的脚杆儿，绿荧荧的火豆儿眼一齐盯着主人。原来，山有山路，水有水路，常来常往，哪湾水有鱼，连老鹰子都知道。青年人说了声“你坐稳”，操起鹰钩一吆喝，四只鹰便箭一般射进水底。

只见鹅绒白的云朵儿被蹬碎了，水晕圈儿越晃越远。年轻人用篙赶着挤来碰去的水珠儿，颤颤悠悠地唱起了鹰歌。

鱼鹰一下水，你看吧，机灵得象鹞子。你只顾盯住这一串水泡儿出神，哪料想它会从那边的碧水里“噗”地冒出头来呢？嘴里还叼着一尾鲜活乱蹦的银鳞鲢子！青年人一伸鹰钩，那鹰窜上来，一张嘴，鲢条儿便打着闪跌进舱里。你只顾看这只，又怠慢那只了！那只鹰正从船后一丈多远的水波上咬着鱼追来了。鱼鹰这东西是最喜速沉底鱼的。什么黑鱼、草鱼、鲢子、鲤鱼、鲇胡子，见了鱼鹰，活象老鼠见了猫，哪有活命儿？这叫一物降一物。鹰颈子上系着菖蒲草，脚杆上都结着“留绳”，管起来煞是方便。

“我这鹰子呀，都是调皮蛋，你不唱它不干。”年轻人又顾得唱，又顾得介绍。正说着，“黑老雕”和一只白脖鹰你争我夺地拽着一条大鱼，抢着“报功”来了。年轻人把鹰钩子一伸，接过了鱼。“黑老雕”甩甩头，拍拍翅，一撅屁股又扎进了绿水里。说也奇怪，我竟无端想起我的好玩水的、剃着小平头的弟弟。他冷不防从水里钻出来，“嘻嘻”地朝我笑着，摇着头上的水珠儿，不也是这副淘气样子？我说：“你这鹰通人性哩。”

“可叫你说对了！”年轻人将篙一提，滴溜溜滚的“翡翠”珠儿洒了我一身。他就喜欢人夸他的“黑老雕”。他说这只鹰是个鬼精灵儿，扎进泥里的鱼怎么逮，钻进草里的鱼怎么

捉，它都知道。鱼只要稍稍露了点尾巴尖儿，就甭想逃掉。记性呢？又是出奇地好。半月前在某湾捉到一条大鱼，半月后再打那儿过，它还得下去找，拦都拦不住。这鹰原先也有“老伴儿”的，后来病死了，它就变得肯睡、肯叫，叫得人酸心。不过，鱼还是照逮。末了，他一本正经地说：“你没听说么？国家都评论说鱼鹰这东西是神鸟哩！”

这一篙可就撑得远了。国家何曾评论鱼鹰是神鸟来着？不过，我实在不忍心点破这汪水。船儿荡着，波儿荡着，我的心也随着摇呀摇的。看来，鱼鹰这东西还不愚，或者不过是一种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罢？

水面有些微微的浪了。也不知是鱼鹰晃悠的呢，还是来了点儿柔柔的风。船尖“啪啪”地碰着水皮儿，象母亲轻轻拍着要睡的婴儿。我忽然想起来，问：“鱼鹰中间也有懒汉、二流子吗？”

“有呢！”年轻人拖了一个长腔，“五花八门的懒法都有。不说了，甭让你笑扭了肠子。”蓦然，他把手一指：“喏，你看那个肯吃嘴！”

我一看：嘿哟，好丑！一只黄嘴角撑得鼓鼓囊囊的鹰，悄悄绕在我们船后，正向不远的芦苇丛里游，当叛逆哩！年轻人一送篙，小船“唻溜”追上了。不用说，那些扑愣愣蹦的鱼儿都给挤进了舱里。

我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了。我说：“人家给你捉了这许多鱼，你也不让吃一条？”

年轻人舒坦地笑了：“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不干我们这一行的，都说我们小气。其实呢？你们不懂。就说吃食吧，这阵子每天定时喂。往后冰封了河，这些鹰全得买肉给它吃。它还挑嘴，光吃瘦肉。说句不当的话吧，放鹰的待

鹰，好比是当娘的待孩子，疼还疼不够，哪能亏待了它呢？”

这青年说得在理儿，我服。我问起他的家庭。他说，他编在渔业队，河湾那头有他家的三间海青房。妻子在织网组，带着个奶孩儿。弟兄两个，老二去年考上大连海运学院了。问他生活，他不肯多说，只是笑笑：“打鱼的人，没啥说的，劳动吃饭。”

太阳西沉了，晚霞象一千只火凤凰翱翔在河底。沙沙响的芦苇给这秀美的小河镶上了两道金边儿。又圆又大的太阳底下，几只归舟载着鹰歌，正向这边移。放鹰人凌空而立，分明踩着神话里的避水鞋。我记不起八大山人、黄公望他们画过“鱼鹰图”没有，可眼前展开的，是多么灿烂、多可珍贵的一幅画哟！我真的动情了，催那年轻人：“快，咱们快把船撑过去，撑到画儿里去吧！”

年轻人转回头，笑道：“大学生哎，你看他在画里，他看你也在画中，来回不是一样吗？”

我一愣：是呀，不是一样么？瞧我迷的！

简评：

《鱼鹰曲》的题材是很平常的，文章也没有什么惊人之笔，但读后感到语词隽永、耐人寻味。作者通过对鱼鹰的外貌、动作的直接刻划和对放鹰人饱孕感情色采的介绍，告诉读者，那些外表看来“又丑又笨的呆鸟”原来是一群“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鬼精灵儿”。文章之所以不惜笔墨地描叙鱼鹰，并不仅仅为了让读者获得一些有关鱼鹰的感性知识，而是托鱼鹰寄情感，让人“顿悟”一些真谛。鱼鹰尽管具有亿万年来大自然所赋予的特有本能，但它毕竟是为本族

种的生存；经过驯养的鱼鹰能“通人性”，为人类利用，这中间不知付出了放鹰人多少辛劳的代价啊！单是文中的放鹰人家就荡着苇叶般大小的鹰船，“荡走两辈子人了”。因此，《鱼鹰曲》写作的本意是很清楚的。这种虚实结合、含蓄蕴藉的写法是值得提倡的。

读完《鱼鹰曲》，一幅真实的、生动的放鹰画面如浮眼前，作者并没有煞费苦心堆砌形容词，以“浓得化不开”取悦读者，而是朴素自然地叙述、描写、抒情，犹如传统国画中浓淡适中的泼墨画，给人清晰、亲切、舒徐的感觉。而那些活脱脱的，生活气息挺浓的语言，亦显示了作者驾驭语言的功力。

（李南蓉）

滁菊的回 忆

滁州师专中文科七七级 杨连成

一个消息牵动了我的情思，中断了十年之久的滁菊展览，今年在琅琊寺恢复了。这对一个外地人来说，大概不值得惊奇。可对我这个生在菊乡，长在花丛，和滁菊有着不解之缘的青年来说，该是怎样的高兴啊！我一刻也熬不住了，匆匆地向琅琊寺奔去。

一路上是蜿蜒曲折的古道，两旁的山色、佳木、清泉、云霞，在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中，都有精彩的描绘，堪称千古绝唱，我何须妄费笔墨？不过，欧阳公却忘了满山遍野盛开的野菊花——这滁州的一大特产。你看，它们一簇簇浅红，一丛丛粉白，一片片嫩黄，点缀在松林里、翠叶间、山路旁，构成一幅充满情趣和活力的秋景图。我几次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采上一枝，放在手心细细观赏，情不自禁地吟诵起历代咏菊名诗，从屈原的“夕餐秋菊之落英”、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到毛泽东同志的“不似春光，胜似春光，战地黄花分外香”。这美的花和美的诗，唤起我一连串甜蜜而又惆怅的回忆……

在稍懂事的孩提时代，菊花给我最初的印象，是普通的、亲切的小花，根深，叶肥，杆粗，洁白而修长的花瓣，绒黄而温馨的花蕊。它虽不比“十丈珠帘”、“紫雪金丹”、

“嫦娥奔月”等名贵菊种那样耀人眼目，却也别具姿态，引人神往。在我的家乡，菊花不仅是观赏品，更主要的是经济作物，它和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那时，家家种菊，人人爱菊。秋收过后，菊花缀满一块块农田，如霞，如云，赋予田园柔美和谐的情调，芬芳溢满人们的衣袖。放眼望去，真给人若醉若醒、胜似春光的感觉。

盛开的菊花是大地的喜色，是丰收的象征，是农民的笑脸。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采菊的日子，穿红着绿的人群在菊丛中笑逐颜开，嬉耍奔走。姑姑嫂嫂们争抢着把鲜美的菊花插在发髻上，大哥、大姐们也要精心挑选一朵菊花送给心爱的人。整个阴历九月，家乡老老少少沉浸在采菊、赠菊的欢乐中。滁菊采完后，还要放在灶火上烤，用硫磺熏，然后再晒干，经过这几道工序，滁菊就变得金灿灿、香喷喷，不霉不坏了。挑到市场上或收购站都能卖好价，一亩地菊花可以获得二百多元。我幼小时多次跟爸爸一起去卖菊花，嘴里哼着“菊花咪，兴旺咪，香十里咪。菊花咪，上市咪，赛牡丹喽……”

滁州农民对这种土生土长、亲手栽植的菊花，有着深厚、久远的感情，农家庭院里到处都有它的身影。它天性纯洁、质朴无华、素淡近人，不象牡丹雍容华贵，也不比玫瑰妖娆娇嫩，而是农民按照自己的心愿创造了一种朴素的美、自然的美。家乡的人们心灵手巧，他们不光种菊、赏菊、卖菊，还吃菊、饮菊，掺杂在五谷杂粮里，做出喷香可口的菊花糕、菊花饼，酿成菊花酒，制成菊花茶。真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啊，朴实、亲切、美好的滁菊哟，它傲霜斗寒，和农民世代相依为命，却料想不到遭遇了一场严酷的人为的灾难，使滁菊陷入了几乎灭绝的境地。慢慢地，给我以无限幸福和慰藉的滁菊，在我的梦中也销声

匿迹了。

……

一阵喧闹的人声，把我从沉思中惊醒，抬头一看，古朴庄严的琅琊寺到了。我不禁宽慰起来，滁菊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在这“曲径通幽处”，它的子孙不是又繁衍、兴旺起来了吗？

我进了寺院大门，无暇顾及三友亭、明月桥，直奔后院看菊。竹篱笆围起来的小花园里，稀稀落落摆着几十只花盆，除了几朵绒黄的金丝菊、洁白的细叶菊和几簇野菊花在众芳凋零的花园里保持着滁菊的风貌外，整个景象显得疏枝清淡，花瓣清瘦。我仔细打量着这些幸存的秋菊、这如线如丝的鲜嫩的花瓣，感到大失所望。这与我想象中如广州人逛花市，北京人赶花潮的繁荣的场面，未免相去太远。这时，走过来一位老花工，他看出我的失望心情，慢条斯理地说：

“小伙子，别性急呀，万事开头难。十年内乱，人遭罪，花草也没少遭罪啊！我们正在设法恢复往日菊展的盛况，你们以后再琅琊寺，就会看到名副其实的滁州百菊图的。”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场人的心，大家围坐在他的身旁，听他讲述滁菊的兴衰。我从中得知，老人是这里多年的育花人，并且是个颇有声誉的“菊花王”。记得小时候，爸爸曾带我翻山越岭来观赏琅琊寺菊展，在争奇斗妍的菊丛中听“菊花王”介绍滁菊的良种培育、种植技术和治虫措施。而现在，他为了保护眼前展出的几盆花，额上还留下了几道深深的伤疤。看看滁菊，望望老人，我顿时肃然起敬了。

从琅琊寺归来，我并不为没有看到预想的菊展而扫兴。我想：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家乡人们有了种菊的自主权，一个秋光绮丽的滁菊盛景将处处可见，家乡人民会再度沉浸

在菊香缭绕的享受中。正如郭沫若同志祝愿的那样，“花不凋零根不死，东篱岁岁茁新生”。

简 评：

文贵立意，所谓“烟云泉石，花鸟苔林，寓意则灵”。历代咏菊的名篇佳作很多，而这篇《滁菊的回忆》所以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正在于它的立意别开生面，小中见大——反映了一个严肃、深刻的社会主题，具有浓郁的时代生活气息。

习作者不落前人窠臼，没有铺陈笔墨，堆砌丽词艳句，刻意雕饰菊花的芳姿丽质，而是匠心独具，把滁菊的兴衰枯荣和菊农的生活变迁紧紧连结，简洁地勾画了一幅滁州菊乡的风俗画。生动而形象地告诉人们：极左思潮是广大农村贫困的祸根，也是人间一切美好事物的虐杀者。可见构思之巧，寓意之深了。

文笔清新、朴实，感情真切、自然，娓娓道来，饶有情趣，读之余香在口，耐人寻味。

（王许林、蔡善道）

老 树 新 枝

安徽大学中文系七八级 伍先翔

我思念着我的母校——桐城中学，更思念着校园里那棵挺拔隽永、兀傲苍劲的银杏树。据说它是清代桐城派文人姚鼐亲手所栽。这种传说虽无从查考，然而银杏树却实实在在地存在，而且作为这所学校的象征和历史见证而存在。它历经了无数的腥风血雨，穿过了滚滚的历史烟尘，在每个校友的心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今年夏天，我幸有机缘，返回母校，重睹了那棵银杏树的风采。

正当一场风雨初过，校园里一派清新。渠水带着涟漪缓缓地流淌。半月池中的游鱼怡然自乐。长藤绕树，绿竹滴翠，古木参天，它们的叶子上滚动着晶莹的水滴，象是颗颗明亮的珍珠，把校园点缀成翡翠般的世界。而那飞阁流丹的屋宇、怪石嶙峋的假山、古香古色的八角亭，经过洗礼，更显露出这座校园所特有的古朴和典雅。

我最难忘怀的，当然是那棵高大的银杏树。我径直走到树下，举首仰望，竟与我印象中的大不一样：它更高耸了，直插云天；它更繁盛了，枝密叶茂。它昂然屹立在夕照中，是那般的神采，那般的老劲！

我凝视着它，记忆的门窗渐渐启开，无限的情愫涌上心